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三

真誥

金玉條脫

櫛頭理髮欲多

清虛宮

香嬰

芙蓉冠

金棺葬狗

此道在長養分生

四難

服日餐霞

張良三期

守真一

玉醴金漿

火棗交梨

山中許道士人間許長史

兄弟七人得道

青童詩

神形如車馬

度形舟

紫微歌

採五芝

金漿玉髓

南真夫人

尸解

人死適太陰

得道之士

玉晨大道君

四真人

白髮懸石重十萬斤

東王公西王母

食桃皮飲石中黃水

三關

心不正

夜半握罔

隱殼蟲

九患

學道大忌

食勿多飽勿卧

式規法

吐死氣取生氣

陽臺

大洞真經

大極隱芝

尸解仙

陽丹

服木叙

拔愛欲根

五難

道在呼吸之間

飯學道者

天下有五難

行道如磨鏡

小兒貪刀刃密

無愛則無憂

學道如彈琴

惜氣

求名如燒香

穿井

磨面

營治城郭灌溉中岳

閉目內視

叩齒咽液

櫛髮呪

燒香

閉氣拜靜

善惡夢

服日月

射籥

讀道德經

性躁

丹砂合藥

卧床欲高

殺鬼法

風病

八節

真人和六液

五邪之日

不食蒜

暮卧存日月

地肺

寶金白玉

拜樹乞長生

三等號

服霧氣

大既有之小亦宜然

五色隱芝

種五果

服胎氣

三官獄

佛道仙道

受藏景化形法

日行三千里

龍奏靈阿鳳彭雲池

彭祖名鑑

至人

桐栢山

鄴都官名

稻名重思

鬼官北斗

天門亭長

室宇潔淨

鬼畏咏齒

侍帝晨

四明賓友

南宮仙

元規領鬼兵

文舉求自代

逸少繫禁中

忠孝人為地下王者

至真

英雄下為仙

三官之僚

鬱池玄宮

帝嚳九變十化經

玉霄琳房

學道先治病

存神光

味道讀經

神藥

老子拔白日

上帝殺害日

雲林夫人

玉佩金鐺

服日月芒法

按行洞天

含真臺

髮不白

死津生道

服黃連不死

白石生斷穀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三終

類說卷之三十三

宋溫陵曾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止

真誥

金玉條脫

萼綠華自云南山人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升平元年降羊權家一月中輒六過未贈權詩云所期豈朝華歲暮於吾子并致火浣布手巾金玉條脫各一君慎勿泄我是九疑

山中得道女羅郁也

櫛頭理髮

清靈真人云櫛頭理髮欲得過多

清虛宮

南嶽夫人言明日當詣王屋山清虛宮

香嬰

紫微王夫人與一神女俱來著雲錦襪綠綉帶髻
在頂中餘髮至腰指著金釵白珠約臂容顏
如玉五香馥芳如燒香嬰氣也香嬰者嬰香

也出外國作詩曰雲闕豎空際瓊臺聳鬱羅

俯漱雲瓶津仰掇碧奈花濯足玉天池鼓枻

牽牛河

芙蓉冠

桐柏山真人王子喬建芙蓉冠著朱衣以珠

綴縫帶劍

金棺葬狗

清虛真人曰黃赤之道混氣之法是張道陵
受教施化爲種子之一術非真人之事也吾

類言 卷之三十三 二
數見行此而絕種未見種子而得生所謂抱
玉赴火以金棺葬狗也

此道在長養分生

紫微夫人曰黃書赤界雖長生之秘要實得
生之下術非上宮天真流轉晏景之夫所得
言也此道在長養分生而巳有懷於淫氣兼
以行乎隱書者適足以握水官之筆鳴三官
之鼓耳

四難

南嶽夫人言虛妄者德之病華術者身之灾
淫者失之首耻者躰之齋遣此四難可以問
道

服日食霞

九華真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惟聞
服日實之法未見知霞精之養食霞之經甚
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霞映上清
之法又曰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
鏡昏聽衆則牖閉妄有磨鏡之石决牖之術

面者人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所以精炁內喪丹津損竭妄有童面之經還白之法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多則明消妄有益精之道延明之經

張良三期

南嶽夫人曰言者性命之全敗也信者得失之關鍵也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
守真一

篤行一年使頭不白禿髮更生內接兒孫以職業自羈外綜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廣用聲氣雜役此道不專行事無益不失其才例多隱逸栖身林嶺之中遠人間而抱淡則必嬰頽而玄鬢

玉醴金漿交梨火棗

此則騰飛之藥不比金丹若體未真穢念盈懷恐此物不肯來也火棗交梨之根先生君心中者使心中猶有荆棘相雜是以二樹

類詩 卷之三十三 四
不見可剪除荆棘俾此樹復生出其寶無幾何也

山中許道士人間許長史

雲林王夫人謂許長史曰玉醴金漿交生神梨方丈火棗玄先靈芝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以與人間許長史許道士名玉斧長史之子也

兄弟七人得道

王子晉父周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

也是爲子喬弟兄七人得道五男二女妹名觀香受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入緱氏山中其兄眉壽亦得道

青童詩

青童大君曰欲殄滅度根當拔生死栽沉吟墮九泉但坐惜形骸

神形如車馬

大虛真人曰觀神載形時亦如車從馬車敗馬奔亡牽連一時假哀世莫識此但是惜風

類言 卷之三十三 五
火種罪天網上受毒地獄下

度形舟

西城真人曰形爲度神舟泊岸當別去徘徊
生死輪但苦心猶豫

紫微歌

紫微夫人歌曰褰裳濟綠河遂見扶桑公高
會大林墟寢宴玄華宮信道苟純篤何不栖

東峯

採五芝

石英吟曰有心許斧子言當採五芝芝草不
必得汝亦不能來

金漿玉髓

石英曰瓊丹一御九華三飛雲液晨酣流黃
徘徊仰咽金漿咀嚼玉髓改容於三陰之館
童顏於九煉之尸

南真夫人

南人卽南真夫人也云得道去世或顯或隱
或再酣瓊精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

翁吞玉華而流涎出戶仇季子咽金液而臭
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荆山尚有橋領之墓
季主服雲散以潛升猶頭足異處墨秋咽虹
丹以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剪韭以
入清泠之淵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得道取
舍之迹無常矣

尸解

人死後視其形如生人皆尸解也足不青皮
不皺目光不毀無異生人頭髮盡脫而失形

骨者皆尸解也白日飛昇方是仙非尸解之
例也

人死適太陰

若其人暫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者肉爛血沉
而又五臟自生白骨如玉七魄常侍三魂內
守三元權息太神內閉三二十年隨意而出
收血育肉生津煉液復質成形勝於未死之
容也真人煉形於太陰易貌於三官者此之
謂也

得道之士

得道之士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
七魄衛肉胎靈錄氣

玉晨大道君

太上者道之子孫是爲上清真人卽玉晨大
道君子

四真人

老君者太上之弟子年七歲知長生之要是
以爲太極真人有四真人老君處其左佩神

虎之符帶流金之鈴紫毛之節金精之巾

白髮懸石重十萬斤

中山劉偉道學仙十二年仙人試之以石重
十萬斤一白髮懸之使偉道卧其下偉道心
安體悅卧其下十二年仙人遂授神丹而白
日升天

東王公西王母

漢初有四五小兒戲一兒歌曰着青裙入天
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惟張子房往拜

之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金母者西王母也
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王母

食桃皮飲石中黃水

黃子陽魏人在博洛山中食桃皮飲石中黃
水司馬季主以尊仙八方與之遂以度世

三關

為道當令三關常調三關者口為心關足為地關
手為人關三關調五臟安則舉身無病

心不正

欲使心正嘗以日出三丈錯手着兩肩上以
日當心心中聞暖則心正矣有姜伯真行道
採藥值仙人仙人使平立日中其形偏仙人
曰子篤志學仙人不知心不正之為失因教
以此遂得道

手握固

常以夜半時去枕平卧握固放體氣調而微
者身神具矣

隱殼虫

得道者有隱殼虫之法而見三尸之術殼虫
死則三尸枯三尸枯自然落矣

九患

學道者有九患有志無時有時無友有友

不遇其師遇師不覺覺師不勤勤不守道
或守不固固不能久此人之九患也

學道大忌

喜怒損志哀戚損性榮華惑德陰陽竭精學
道之大忌也

食勿多飽勿卧

食慎勿多多則生病飽甚便卧卧則心蕩心
蕩多失性食多生病則藥不行

式規法

式規之法使人目明常以甲子旬取東流清
水合真丹以洗目

吐死氣取生氣

欲爲道者口常吐死氣取生氣慎咲節語常
思其形

陽臺

王屋山仙之別天所謂陽臺也始得道者皆詣陽臺處清虛之宮也

太洞真經

太洞者神州也神州別有二山山有七宮宮有七變朝化爲金日中爲銅夜化爲光或爲山或爲水或爲石謂之七變七變有七經七經有三十一玉童隨此書故曰太洞真經讀之萬過便仙

太極隱芝

閬野者閬風之府崑崙上有九府是爲九宮太極爲太宮諸仙人是九宮之官明大洞爲仙卿服金丹爲大夫衆芝爲御史服太極隱芝便爲左右仙公及真人矣

尸解仙

尸解之仙不得御華蓋乘飛龍登太極遊九宮

陽丹

頁九

卷之三十三

七

陽丹九轉世人皆有此術謂房中之事陽丹
或作陰丹

服木叙

紫微夫人服木叙云察草木之速益於已者
並不及木木氣則式過鬼氣輕身延年通液
津益血生腦逐惡致真守精衛命古人名爲
山精之卉山薑之精太上遵仙銘曰子欲長
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薑

五難

西城王君曰人離三惡道得爲人難也去女
爲男難也六情四體完具難也得生中國難
也值有道父母國君難也

拔愛欲根

青童君曰人之爲道能拔愛欲之根如掇懸
珠一一掇之會有盡時銷去外惡會有盡時
盡則道矣

道在呼吸之間

太上曰人命在幾日間或曰在一日間或曰

類言 卷之三十三
在飯食間太上謂未爲道或曰在呼吸之間
太上曰善哉可謂爲道矣

飯學道者

太虛真人曰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
人千不如飯一學道者

天下有五難

紫元夫人曰天下有五難貧窮患施難豪富
學道難制命不死難得見洞經難生值壬辰
後聖世難

行道如磨鏡

太上曰行道如磨鏡垢去明存卽自見形斷
六情守空虛見道之真亦知宿命矣又念道
行道信道遂得信根其福無量

小兒貪刀刃蜜

紫微夫人曰爲道者譬持火入冥室中其冥
卽滅而明獨存財色於己如小兒貪刀刃之
蜜其甜不足以美口卽有截舌之患

無愛卽無憂

南極夫人曰人從愛生憂憂生則有畏無愛
卽無憂無憂則無畏

學道如彈琴

太上真人問人曰子嘗彈琴弦緩何如答曰
不鳴不悲又問弦急何如曰聲絕而傷悲又
問緩急得中何如答曰衆音和合八音妙奏
矣真人曰學道執心調適亦如彈琴道可得
矣

惜氣

學道之心如憶朝食未有不得者也惜氣如
惜面目未有不全者也

求名如燒香

人隨俗 求名譬如燒香衆人皆聞其芳
不知薰以自燔燔盡則氣滅名立則身絕

穿井

學道如穿井形愈深而去土愈難運出當披
其心正其行乃見泉源

摩面

大素經曰一面之上兩手常摩拭使熱令人
光澤皺斑不生先摩切兩掌令熱以拭兩目
仍順手摩髮如理櫛之狀兩臂更交互以手摩
之髮不白脉浮外

營治城郭灌溉中嶽

消磨經曰若體中不寧當反舌塞喉漱滿咽
液 無數體中自寬軟耳欲數按抑令人聰
徹所謂營治城部名書皇籍鼻亦欲得按其
左右令人氣平所謂灌溉中嶽名書帝錄

閉目內視

經曰坐常欲閉目內視存見五臟腸胃久行
之自得分明了了

叩齒咽液

紫微夫人曰夜卧覺叩齒九通咽液九遍以
手按鼻左右上下數十遍

櫛髮呪

櫛髮呪曰泥丸玄華保精長存左爲隱丹右
爲日根六合清煉百神受恩呪畢咽液五遍

能常行之髮不落而日生經曰理髮欲向王地

燒香

南嶽夫人曰燒香時勿反顧忤真氣致邪應也入靜戶先以右足著前使人通達上聞臨食勿道死事恐令食物來衆邪氣洗澡時常存六丁令人所向如願

閉氣拜靜

正一平經曰閉氣拜靜使百鬼畏憚功曹使

者龍虎君日可見與語

善惡夢

數遇惡夢一曰魂妖二曰心試三曰尸賊夢覺以左手躡人中二七遍啄齒二七遍反凶成吉夜遇善惡夢覺當摩目二七叩齒二七遍

服日月

東華真人服日月之象男服日象女服月象一日不廢使人聰明五臟生華太虛真人曰以月五日夜半存日象在心中日從口入使

照一心之內

射箭

為道當如射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棚的

讀道德經

太極真人云讀道德五千言萬遍則雲駕來

迎

性躁

中君云性躁暴者一身之賊病求道之堅梗

也逐之者真去改之者道來

丹砂合藥

小茅君云丹砂雄黃雌黃家家有之終無一

人合者又云可合許釜數沐浴濯其水疾之

氣消其積垢之痴亦致真之階

卧床欲高

人卧床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

干鬼氣侵人當依地而逆上耳

殺鬼法

帝殺鬼之法先叩齒三十六下然後乃誦天

蓬呪

風病

風病生於丘墳陰濕三泉壅滯故地官以水氣相激多作風痺

八節

八節之日當謀善事不可忿爭喜怒及行威刑

真人和六液

學生之法不可泣淚及多唾泄是以真人常

吐納咽沫以和六液

五邪之日

甲寅庚申是尸鬼競亂精神躁穢之日夫婦不可同席當清齋不寢凡五邪之日當齋心存神令氣常存如此玉女降

不食蒜

黃仙君口訣服藥物不欲食蒜及石榴子猪犬頭肉

暮卧存日月

青牛道士口訣暮卧存日在額上月在臍上
辟千鬼萬邪致玉女降

地肺寶金白玉

金陵有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履之者萬
萬知之者無茅山天下壇四面皆有寶金白
玉各九千斤入地九尺耳

拜樹乞長生

有人好道不知其方朝夕拜一枯樹輒云乞
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一旦木生紫華華

甘津如蜜食訖卽仙精誠之至也有人數向
太華山拜禮一旦西嶽丈人授其仙道一人
十年拜河水遂見河侯河伯教授水行不溺
法

三等號地

號地下主者有三等鬼神之號復有三等

服霧氣

漢張微子常服霧氣云霧氣是山澤水火之
華精金石之盈氣久服則能散形入空與雲

氣合體微子受法於東華玉妃

大既有之小亦宜然

晉王衍女字進賢爲愍懷太子妃洛陽亂劉曜畧進賢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卽投孟津侍婢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

嵩高女真

韓西華出遊撫接二人將入華陽官洞內

五色隱芝

羅江大霍有洞臺中有五色隱芝華陽洞有五夜種光芝良常山有熒火芝得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得食四十九枚壽萬年

種五果

巴陵侯姜升茂任句曲山下種五果并五辛菜常買菜以市丹砂升茂以秦時封侯今名此地爲姜地又有郭四朝種柰所謂福鄉之柰

服胎氣

後漢龍伯高從仙人刀道林受服胎炁之法

三官獄

三官有獄官名大理李豐令為大理都餘一守缺擬王附子不以與許虎也

佛道仙道

裴真人有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學佛道餘者學仙道

受藏景化形法

司馬季主人委羽山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太玄仙女

日行三千里

宋德玄周宣時人得道能一日行三千里

龍奏靈阿鳳鼓雲池

挹九轉而尸化吞刀圭而虫流司馬季王燕昭王王子晉是也周穆王北造崑崙之阿飲絳山石髓食玉樹之實而方墓乎汲郡夏禹詣中山啖紫奈醉金酒服靈寶行九真而猶

葬於會稽北戎長胡大王獻帝舜以白狼之
玉霜轉紫華而方死葬蒼梧之野此諸聖並
以龍奏靈阿鳳鼓雲池豈同腐骸太陰以肉
餉虫蠃者哉

彭祖名鏗

青精先生彭祖名鏗鳳網南山四皓淮南八
公並以肥遁山林遊仙爲樂升虛爲戚非不
能登天也弗爲之耳

至人

至人在元氣爲元君在玄宮爲玄師在南辰
爲南極老人在太虛爲太虛真人在南爲赤
松子

桐柏山

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其山八重周回八百餘
里樹則踈玃琳碧泉則石醴金精其山盡五
色金也

酆都宮名

世人不知酆都六天宮門名則百鬼不敢爲

害

稻名重思

官 鄴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亦以上獻仙

鬼官北斗

鬼官北斗君乃道家七辰北斗之考官此鬼
一官又隸九星精上屬北辰玉君天上北斗
有所司察故鬼官亦置此職武王發今為北
斗君夏啓為東明公領斗君師文王為西明

公領北斗師邵公奭為南明公吳季扎為北
明公四明公有賓友四人此四公後當亦升
仙階四明公領四方鬼

天門亭長

北斗君天門亭長今是藏洪紀瞻與虞潭更
直一日守天門殷浩侍帝晨與何晏對温太
真為監海國伯取杜預為長史

室宇潔盛

人臥室宇當令潔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故

類書 卷之三十三
正之炁也

鬼神啄齒

夜行常啄齒鬼神畏啄齒聲故不得犯人也
兼以漱液亦善

侍帝晨

侍帝晨有八人李廣王嘉何晏等如世之侍
中

四明賓友

魏武帝爲北宮大傅孫策漢高祖晉宣帝荀
彧爲四明公賓友

南宮仙

有陰德者徑補仙官或入南宮受化不拘職
位在世以罪福多少稱量家分大都行陰德多
恤窮厄例皆詣南宮爲仙

元規領鬼兵

庾元規爲北大帝中衛大將軍以華歆爲司

類記 卷之三十三
馬所謂軍公也領鬼數千人

文舉求自代

孔文舉爲後中衛大夫將軍陶侃爲西河侯
求滕舍自代未許

逸少繫禁中

逸少有事繫禁中已五年云事已散

忠孝人爲地下王者

忠孝之人既終皆爲地下王者一百四十年
受下仙之教授以大道漸補仙官比于今在

戎山學善在少室得此變煉者甚多舉此二
人爲標耳

至真

至真者紛華不能散其正炁男言之務光之
行女言之宋金潭女是也

英雄不爲仙

諸英雄之才誅暴整亂建號帝王既終受書
三官四輔或爲五帝上相或爲四明賓友助
治百鬼綜里死生此等奉屬三官永無進仙

之異坐殺伐酷害故也秦始皇今爲北帝上
相劉季爲南明賓友是也

三官之僚

齊桓公爲三官都禁卽主生死簡錄晉文公
爲水官司命此等名位是三官之僚無預真
仙家事

鬱池玄宮

八淳山高五十里與滄浪方山相連下有碧
海上有桑林真人鬱池玄宮東主所鎮處也

帝嚳九變十化經

玉子者帝嚳也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
隱遯日月遊行星辰一旦疾崩後有發其墓
者惟見一劍作龍鳴虎哮之聲

玉霄琳房

大道玉晨君登玉霄琳房四盼天下有志節
遠遊之心者

學道先治病

學生之道當先治病不使體有虛邪及血少

腦減有道士王仲甫吸引二景食霞四十餘年都不覺益其子亦服之十八年白日升天南嶽真人降而教仲甫云子身有大病腦宮虧減筋液不注雖按景食霞未爲身益仲甫因服藥治病兼脩其事後亦升天

存神光

凡存神光行仙事不得以衣服借人亦不服非已之物巾褐履屐皆使鮮盛三魂七魄或栖其中亦爲五神之系忌滂沾故也

味道講經

凡味至道讀神經十言二十言中當一二過舐唇咽液百言五十言三兩過叩齒會神靈和血氣

神藥

服神藥勿使北方天忌亥子日不可睡亡精失氣減損年命

老子拔白日

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一日四月十六

日五月二十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日九月十六日十月十三日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月七日老子拔白日上帝殺害日

正月庚申二月辛酉三月庚戌四月癸亥五月壬子六月癸丑七月甲寅八月乙卯九月甲辰十月丁巳十一月丙午十二月丁未上帝殺害日百事不宜

雲林夫人

王媚蘭阿母弟十三女名雲林夫人

玉珮金璫

仙人有玉珮金璫以登太極

服日月芒法

日有九芒月有十芒方諸宮有服日月芒法按行洞天

東海君乘獨飈飛輪車按行諸洞天

含真臺

處士得道者居含真臺童女得道者居蕭堂

髮不白

凝心虛形抱玄念神專守真一則髮不白禿更鬢未有以百思纏胸寒熱破神口言吉凶之會身排得失之門抱道不行握寶不用而望頭不白者亦希聞也

死津生道

小有真人曰失道從死津三魂迷生道生生日已遠死死日已早

服黃連不死

劉奉林周時人學道嵩山四百年三合神丹爲邪物所敗乃入委羽山能閉氣三日不息今千餘年猶未升仙但服黃連得不死爾不能有所役使

白石生斷穀

入山常煮白石子者以石爲糧世號白石生

類說卷之三十三終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四

撫言

登科記

進士稱請

西監

神州等第錄

巨鰲首冠蓬山

期集院

宴名

英雄入吾彀中

白衣公卿

進士歸禮部

張祐徐凝詩

白衣卿相

請衣鉢

恃才傲物

團司發盧豕

壓倒元白

胡錡賀啓

兩頭娘子拜夫人

櫻桃宴

報羅

紙箋名紙

楚閨有情

果然听得錦標歸

阿婆三五年少時

蹙鞠會

塔下題名

一雙前進士兩個阿孩兒

韋蟾題詩

一舉及第

晉公陰德

猶着麻衣侍至公

卓裏論

韓退之古之文古之人

滕王閣序

拍板曰樂句

飯後鐘

富貴在裏

隨僧洗鉢

袍似爛銀文似錦

孤寒下淚

趙倚樓

太白星精

居衆材之上

後來者必銜得

錯認顏標作魯公

捉得偷衣賊

青桂近嫦娥

錦襖子上着婆衣 進士近風偷薄

芳林十哲 九重知己

四般契分 貴公子行

五老榜 千佛名經

謁李相不遇 名紙先生

酒胡子歌 水魂雪魄

花鈿滿面徐妃半粧

斬白蛇賦 蹙金結繡

梅花詩 李濤詩

為詩放鄉役 肉觥賦

月中桂詩 錦繡堆

李洞詩 吳子華詩

犯諱謝啓 郎君東閣

金剛杵 沅江九助龜

太瘦生 白紙案子

苦海 凡夫肉眼窮相骨頭

原夫之輩乞一聯 進士乘驢

一雙窮相眼 囚酒星焚醉口

十離詩

温八吟

春雪詩

杜牧索骰子賭錢

潛殺八人

水濺羅衣

下水缸

上水缸令

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

目連訪母

章孝標及第詩

眼中安障口唇開袴

冷談生活

裴三宋五陸九

銀餅餡

趙嘏詩

舊語

切忌六事

蜣螂推屎塊

侍妾名玳珠

弔白傳詩

腹笥

月詩

上時宰書

温憲淹屈

鐵躋

顧雲求書

叔孫媪

松圍三尺及第

楊三喜

高軒過

祭陸龜蒙文

燕許刀筆

淡墨書貢院

埋沒意緒

飛泉亭詩

紫袍金魚獸座主

瀟湘賦

嗜煎餅

尺八筓篲

紅兒

僕乃杜審言兒

摭遺

安祿山

李白遊華山

烏衣國

滕王閣記

蔓定僧

長老悟下

老僧今日又遷居

紅梅

王魁傳

玉溪夢

江南李氏宮中詩

弱冠有幾

論琴

李積化為虎

人魚

進士呂口

獨眠孤館

戴嵩牛

胡大婆

詩識

佛家鄉

滄浪亭詩

頭顱可知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四

頁兌

卷之三十四目錄

五

類說卷之三十四

宋温陵曾 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 叅 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摭言

登科記

永徽以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學文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矣由是趙慘等嗣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
英雄入吾彀中

唐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進士稱謂

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由此而
出者終身爲文人其都會之本場通稱謂之
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進士互相欽
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
京兆考府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
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群居而試

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
之還往旣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
於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
謂之打盹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
業謂之過夏執已業往謂之夏課挾狀入試
謂之書策

白衣公卿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縉紳雖極
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歲貢常八九百

人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時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西監

隋制龍翔中置西監開元以前進士不由兩監者爲耻

進士歸禮部

俊秀等科初以考功主之開元中員外李昂性剛急集貢士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如有

請託當首黜之既而昂外舅與李權相善舉權於昂昂怒召權庭數之又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鄙文不減旣聞命矣執事昔有詩云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開唐堯衰老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其言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遜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惶駭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吏後有請屬無不從者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此改用禮部侍郎

神州等第錄

神州解送自天寶開元之際率以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者小宗伯選之或至渾化不然十得七八苟異於是牒貢院請落故有神州等第錄以記得人之盛

張祐徐凝詩

白樂天守杭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祐徐凝俱至祐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祐曰甘露寺有日月光先到河山勢盡

來金山寺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凝果獲選

巨鰲首冠蓬山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迺肇謝曰巨鰲負鼉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類齊排深慚名第奉浼焉得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鰲載之豈非自首冠耶

白衣卿相

盧暉進士自號白衣卿相

期集院

進士榜出謝後更往期集院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也小科頭一人第二部也常宴卽小科頭主之大宴大科頭主之縱無宴席糾日給茶錢曲江大會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臺垂簾觀焉公

鄉家率以是日擇婿車馬填塞

請衣鉢

狀元以下到主司宅下馬綴行而立歛名紙通呈與主司對拜主司云請狀名第第幾衣鉢

宴名

宴名有九一曰大相識主司在具慶者二曰次相識主司在偏侍者三曰小相識主司有兄弟者四曰聞喜勅下宴五曰櫻桃六日月

燈七日曰牡丹八曰看佛牙九曰關宴取大郎
難筵也

恃才傲物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酒郊野風雨暴至有
紫衣老父避雨穎士頗肆凌侮逡巡雨霽車
馬卒至老人上馬呵殿而去曰吏部王尚書
也穎士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責曰恨與
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子負文學之名倨忽
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果終於揚州功曹

團司發盧豕

崔沆爲主罰錄事同年盧豕附近關宴請假
往洛及同年宴于曲江亭子豕以彫幘載妓
微服鞞鞞縱觀爲團司所發沆判曰深攬席
帽密鞞鞞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
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壓倒元白

玉曆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傍時先僕
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旣回

大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坐元白具在賦詩惟
 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白嘆服汝士醉歸曰
 我今日壓倒元白其詩警句云文章舊價留
 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胡錡賀啓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
 萬榜至鎮開賀宴日張之於側進士胡錡啓
 曰桂枝折處著菜子之彩衣楊葉穿時用魯
 連之舊箭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

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

兩頭娘子拜夫人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温及第開宴汝
 士命官妓人與紅綾一疋詩曰郎君得意及
 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綾一疋兩
 頭娘子拜夫人

櫻桃宴

新進士尤重櫻桃宴軋符中劉相鎮淮南其
 子覃及第勅邸吏曰釀所費取足而已時櫻

桃初出以糖酪人物各盛一小盞不啻數升
報羅

羅玠真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死
後有關試前亡者謂之報羅

紅牋名紙

裴思謙狀元及第作紅牋名紙十數詣平康
里因留宿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偷
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
香

楚閨有情

鄭合敬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
閑行楚閨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
時聞喚狀頭聲楚娘閨娘妓之尤者

果然啣得錦標歸

盧肇宜春人與同郡黃頗赴舉頗富肇貧郡
牧餞頗甚盛肇策蹇而過明年肇狀元及第
歸刺史以下迎接因看競渡肇席上賦詩曰
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啣得錦標歸

阿婆三五年少時

薛監晚年厄於官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
綴行而出團司所由輩見逢斥令回避逢遣
一介曰報道莫乞相阿婆三五年少時也曾
東塗西抹來

蹙鞠會

咸通中新進士集月燈閣爲蹙鞠會四面看
棚櫛比同年四覽鄒希回年七十餘榜未及
弟同年將欲卽席希回堅請更一巡歷或謔

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塔下題名

神龍以來杏園宴後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
年中推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
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則爲添前
字或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

舊詩

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

苗台符年十六張讀年十七同年進士同佐

鄭少時宣州幕嘗列題西明寺中或竊註曰
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

韋蟾題詩

李陽題名於昭應縣樓韋蟾戲題曰渭水秦
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
壻書字纔能記姓名

一舉及第

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
七人中最少年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

遠賦玉川記方流詩携謁李逢吉初不爲意
及覽賦頭曰噫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順立
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

晉公陰德

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
相書若不至貴卽當餓死今殊未見貴處一
日遊香山寺有婦人致一緹縉於僧伽欄楯
祈祝擲筭瞻拜而去度見其所致收取至暮
婦人竟不至詰旦復携來向者婦人疾趨撫

膚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貽津要不幸遺失老父之禍無所逃矣度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答而去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猶着麻衣待至公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研席及公主文虛白猶舉進士簾前獻詩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

衣待至公

草裏論

方干師徐凝干嘗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曰村裏老李頻師方干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韓退之古之文古之人

李翱云韓退之文古之文也其人古之人也宜春黃頗師愈亦振名頗覩盧肇爲碑拔側唾之而去愈與人交有死卽恤其孤爲畢婚

類言 卷之三十四
嫁孟郊張藉之類是也

滕王閣

王勃著滕王閣叙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令人伺其下筆初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老生常談又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不語至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公矍然曰此真天才垂不朽矣

拍板曰樂句

韓愈黃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携所業謁之

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卽掩卷問曰且拍板爲什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俟其他適訪之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送關以下咸往投刺因此名振

飯後鐘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矣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寺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

白頭又曰日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
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富貴在裏

鄭朗相公遇一僧曰郎君位極人臣然無及
第之分及第卽一生厄塞旣而狀元及第賀
客盈門惟此僧不至及重試退出唁者甚衆
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竟如所卜

隨僧洗鉢

商相公於中條山寺讀書隨僧洗鉢

袍似爛銀文似錦

元和中李涼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
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
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孤寒下淚

李德裕頗爲寒進開路及南遷或有詩八百
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趙倚樓

杜紫微覽趙渭南卷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

長笛一聲人倚樓因目嘏爲趙倚樓復贈詩
曰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霸陵鯨海動翰
苑鶴天寒

太白星精

李太白謁賀知章知章曰公非人世之人可
不是太白星精耶

居衆材之上

孫偓嘗夢積木數百偓踐履往復李園曰來
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果如其言

後來者必銜得

畢誠相公及第年夜聽嚮卜久無所聞俄遇
人投骨於地群犬爭趨有一曰後來者必銜
得

錯認顏標作魯公

鄭薰侍郎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
方未寧意在激勸忠烈卽以標爲狀元謝日
問及廟院標曰寒進未嘗有也始知誤取或
嘲曰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類言 卷之二十四
捉得偷衣賊

李庭璧就試夜於鋪內偶獲半臂庭璧起取衣之同鋪曰此非神授逡巡有人擒捉大呼曰捉得偷衣賊也

青桂近嫦娥

裴筠婚蕭楚公女便擢進士羅隱詩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錦被上著莎衣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被子上

著莎衣

進士近風偷薄

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至有一謙二十年之說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便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服鄭

芳林十哲

沈雲翔十人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

名由此入內

九重知己

劉業特賜及第韋岫之賀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

四般契分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等第摯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貴公子行

秦韜王貴公子行曰堦前蒺藜綠不捲龜眼

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撚線粧點池臺畫屏展却笑書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飢面

五老榜

杜德祥放曾松等五人年俱七十餘時謂之

五老榜

千佛名經

張棹落第捧登科記頂戴曰此千佛名經也謁李相不遇

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

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
閑看華山來

名紙毛生

劉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
生劉魯風烟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
客名紙毛生不爲通

酒胡子歌

盧汪門族甲天下舉進士不第詩曰惆悵興
亡繫綺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
國一箇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作酒胡子歌
曰胡貌類人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
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酒胡

水魂雪魄

劉得仁貴之子出入舉場竟無所成曰外家
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旣終僧栖白詩曰忍苦
爲詩今到此水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
墳上生得一枝冤始消

花鈿滿面徐妃半粧

類詩 卷之二十四
蔣凝應宏詞爲賦止及四韻頃刻播傳或曰
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斬白蛇賦

貞元中白樂天應宏詞試漢高祖斬白蛇賦
考落蓋賦有知我者斬白帝不知我者斬白
蛇也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
下

蹙金結綉

趙牧效李長吉爲短歌可謂蹙金結綉而無

痕跡

梅花詩

崔魯梅花詩曰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爲
晚來天又曰初開已入彫梁畫未落先愁玉
笛吹蓮花詩曰無因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
盡日怜

李濤詩

李濤有詩名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掃
地花留影拂床琴有聲日落長安道秋槐滿

地花

為詩放鄉役

任濤詩有露團沙鷗起人卧釣舡流數舉不
第李隲廉察江西特放鄉役有論列者隲判
曰江西境內為詩得及濤者即放邑役不止
濤也

角觝賦

周緘為角觝賦云前勁後敵無非有力之人
左攫右拏盡是用拳之手

月中桂詩

張喬試月中桂詩與月長洪濛扶踈萬古同
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
缺處空影高群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
日應虛白玉宮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神功

錦綉堆

謝廷浩以詞賦著名號錦綉堆

李洞詩

李洞詩云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

燈送

人歸東詩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

天

吳子華詩

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麋

犯諱謝啓

進士褚載投贄於蘓威侍郎有數字犯諱載啓謝畧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慚誤筆殷浩之婉持大過翻達空函

郎君東閣

李義山重九日謁令狐相不見題詩屏風而去詩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苜蓿還同楚客詠江離郎君慚愧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金剛杵

薛保遜好行巨繡自號金剛杵太和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率爲闍媼脂燭之費因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卽所得倍於常也

沅江九肋龜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

大瘦生

李白戲贈杜甫曰長樂坡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形容大瘦生祇為從來作詩苦

白紙案子

舉人率以白紙糊案子面鄭昌圖詩曰新糊卓子其白如銀出試入試千春萬春

苦海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唾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

凡夫肉眼窮相骨頭

鄭光業策試夜有同人突入吳語曰必先必先可相容否光業為輟半鋪之地其人曰伏取一杓水更乞煎一碗茶光業忻然為取水

煎茶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啓謝曰旣
煩取水更使煎茶當時不識貴人凡夫肉眼
今日俄爲後進窮相骨頭

原夫之輩乞一聯

賈島不善程試每自疊幅巡鋪告人曰原夫
之輩乞一聯

進士乘驢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請進士並
乘驢鄭光業軀幹偉大或嘲曰今年勅下盡

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

中愁殺鄭昌圖

一雙窮相眼

崔櫓酒後忤陸肱郎中以詩謝曰醉時顛蹶
醒時休麴蘖催人不自由耐一雙窮相眼
不看化卉在前頭

囚酒星焚醉目

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囚酒
星於天獄焚醉目於秦坑

十離詩

元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薛書記酒後爭令以
酒噐執傷公子遂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獻
犬離王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燕離巢珠
離掌魚離池鷹離王竹離亭鏡離臺犬詩云
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怜無端咬
著親情脚不得紅絲毯上眠筆詩越管宣毫
始稱情紅牋紙上散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
不得羲之手裏擎鸚鵡詩隴西猶自托孤身

飛去飛來上錦茵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
中更喚人燕詩出入朱門未忍拋主人常愛
語交交銜泥穢汚珊瑚簞不得梁間更壘巢

溫八吟

溫庭筠燭下未嘗起草籠袖凭几每賦一詠
一吟而已場中號溫八吟

春雪詩

短李鎮揚州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飛花
處處飄粘窓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

類詩 卷之三四
盡是二軍喜氣消

杜牧索骰子賭酒

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
索骰子賭酒牧吟曰骰子逡巡褻手拈無因
得見玉纖纖祐曰但知報道金釵落彷彿還
應露指尖

潛殺八人

溫飛卿喜爲人代筆沈侍郎王文特召飛卿
簾前試之或曰潛殺八人

水濺羅衣

裴慶餘佐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舡篙
濺水濕近坐公色變慶餘作詩曰滿面鵝黃
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
知道巫山行雨歸

下水舡

裴廷祐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下水舡
姚洎號急灘舡上水舡

上水舡令

令狐綯相鎮維揚與張祐狎燕公行令曰上
水缸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祐曰上水缸缸
底破好看客莫倚柁

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

長安有僧善病人文章尤能校語意相合處
張藉頗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
處憶得別家時僧曰此有人道了也乃吟曰
見他桃李發思憶後園春

目蓮訪母

張祐憶亡妓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
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爲問頭祐曰明公亦有
目蓮訪母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
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蓮訪母耶

章孝表及第詩

章孝表及第後寄白樂天曰及第全勝十政
官金陽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爲報
時人洗眼看答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
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

心

眼中安障口唇開袴

方干瘦而免缺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吃酒點鹽軍將吃酒點醫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措大吃酒點鹽下人吃酒點鮓只見手臂著蘭未見口唇開袴

冷淡生活

裴令公居東洛夜宴聯句元白有得色 至

楊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
人白曰笙歌昇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曰樂
天能全其名

裴三宋五陸九

高祖呼裴寂爲裴三明皇呼宋濟爲宋五德
宗呼陸贄爲陸九

銀餅餠

韋澳孫宏同在翰苑宣宗賜銀餅餠食之甚
美皆乳酪膏腴所製

趙嘏詩

趙嘏詩曰早晚粗酹身事了水邊林下一閑人果止於渭南尉

舊語

舊語一曰聞多見少跡靜心動卷頭有眼肚裏沒嗔二曰貌謹氣和見面少聞名多

切忌六事

一就門生求及第二求僧道薦三對人前說中表在重位四誇作客五受享厚六沒用處

蜣螂推屎塊

高渙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二十個蜣螂推一個屎塊不上

侍妾名珍珠

皇甫松牛車公之甥怨不薦爲謗詩曰夜入珍珠室朝遊玳瑁宮珍珠乃侍妾名也

弔白傅詩

宣宗弔白樂天詩云綴玉聯珠三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

腹笥

吳子華爲賦一夕夢成於腹笥

月詩

吳玠月詩云桂根寧有土光外更無空

上時宰書

王泠然上時宰書曰公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見之乎今貴稱當朝文稱今代見天下有文章未富貴者宜何如哉

溫憲淹屈

溫憲天聖中及第爲山南從事李巨川表述其淹屈曰蛾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鐵躋

胡鉦與裴慶會犯分者執以鐵躋燈臺也

顧雲求書

顧雲 大順中同羊昭業 修史時劉子長僕射著清名雲 求高逢休諫議書爲先容雲

潛啓閱之凡一幅並不言但云與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燒殘龍尾道而已

叔孫媯

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媯勅畧反呼爲媯女力反

小吏曰某緣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媯爲媯方悟之耳公曰不然因檢釋文果勅畧

反公大慚號小吏一字師

松圍三尺及第

鍾福建山齋手植一松夢朱吏曰松圍三尺

子當及第後三十年策名松圍果然

楊三喜

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吏登科時號楊三喜

高軒過

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二公因詣其門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令面賦一篇目爲高軒過

類記 卷之三十四
祭陸龜蒙文

陸龜蒙顏堯誌其墓吳子華爲祭文曰觸卽
碎潭下月拭卽滅玉上塵

宴許大筆

顏蒙爲文慕宴許大筆

淡墨書

貢院進士榜粘黃紙四張以淡墨氈筆書禮
部貢院四字

埋沒意緒

劉光遠作詩尤能埋沒意緒

飛泉亭詩

蜀路有飛泉亭詩板百餘薛能過之打去惟
留李端巫山高一篇

紫袍金魚獻座主

庾承宣王文六七年方賜紫金門生李石已
恩賜矣石以紫袍金魚獻座主

瀟湘賦

何涓爲瀟湘賦天下傳之同時潘緯以古鏡

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
瀟湘

嗜煎餅

段維嗜煎餅一餅熟成一韻詩

尺八空喉

桃岩傑與盧肇會于江亭肇改令曰遠望漁
舟不濶尺八姚遠飲嘔噓還令曰凭欄一唾
已覺空喉

紅兒

羅虬與宗人隱鄴齊名時號三羅廣明亂後
從鄆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善肉聲虬作絕
句百篇號比紅詩大行於時

僕乃杜審言兒

杜甫醉後厲聲問嚴武曰公是嚴挺之子武
色變甫曰僕乃杜審言兒

撫遺

安祿山

唐明皇召安祿山用矮金裹脚杙子賜坐肅
宗青蒲諫帝曰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厭之肅
宗曰何不殺之帝曰殺假恐生真肅宗乃召
祿山飲教官人進鳩杯祿山將飲適會燕銜

泥墮盃中祿山疑乃不飲

李白遊華山

李白失意遊華山遇縣宰方開門決事白乘
醉跨驢過門宰怒不知太白也引至庭下曰
汝何人輒敢無禮白乞供狀狀無姓名曰曾
令龍巾拭吐御手調羹貴妃授硯力士抹靴
天子門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裏不得我騎
驢宰驚起揖曰不知翰林至此太白跨蹇而
去

烏衣國

唐王榭居金陵以航海爲業遇風舟破榭附
一板抵一州見翁姬皆皂服曰此吾主人郎
也引至宮室見王坐大殿左右皆婦王皂袍
烏冠金花閃閃翁以女妻榭榭問女曰此國
何名曰烏衣國也王召宴於寶墨殿器皿俱
黑命玄玉杯勸榭曰入吾國者漢有梅成今
有足下王命作詩卒章云恨不此身生羽翼
王曰雖不能與君生羽翼亦可令君跨烟霧

宴歸女曰尾句何相譏也王遣人曰某日當
回女取靈丹以崑崙玉合盛之遺榭曰此丹
可召人神魂死未踰月者可使更生王命飛
雲軒旣至乃烏檀堯子耳令榭入其中閉目
少息已至家梁上雙燕呢喃下視榭乃悟所
止燕子國也至秋二燕將去悲鳴庭戶榭書
一紙係燕尾曰悞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
苦伶才雲軒漂去無消息洒淚春風幾百回
來春燕至尾有小柬乃有寄詩曰昔日相逢

冥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總有相思字
三月天南無燕飛明年燕果不來劉禹錫金
陵三咏有烏衣巷詩卽知王榭事匪虛耳

滕王閣記

王勃舟次馬當水次見一叟曰來日滕王閣
作記子可構之垂名後世勃曰此去洪水六
七百里今晚安可至也叟曰吾助汝清風一
席中源水府吾主此祠勃登舟張帆未曉抵
洪謁府帥閻公公俾爲記贈百縑回舟登岸

叟坐前石磯上曰神旣借以好風又教以不
敏壽夭窮通可得知否叟曰子神強骨弱氣
清軀羸腦骨虧害日睛不全秀而不實終不
貴矣子過長蘆祠以陰錢十萬焚之吾有博
債未償也叟冉冉沒於水際後過長蘆有群
鳥飛集桅檣舟不進勃取紙焚之舟卽行

蔓定僧

陳覺場屋失意遊鴈蕩山遠視一木如翠蓋
狀乃扳蘿捫石至木下蔓草纏遶一僧坐入定

手觸其衣則隨風而化覺結庵其旁僧忽欠
伸開目曰吾有衣寄山巖命虎守之持吾錫
杖取衣虎自不加害覺入岩得衣虎搖尾而
去僧衣新衣說法申曰妙中得妙卽法性空
中得定乃真空積善累凶皆由汝意成佛作
鬼悉自心原一切法門本來無門一切妙用
本來無用一身何所有萬法本歸空汝可削
髮以順吾教覺曰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僧曰日月星爲三光明則一也天地人爲三

才道則一也儒釋道三教道亦一也道養性也釋適性也儒脩性也因授覺度世法後人呼其岩爲說法岩

長老悞卞

僧悞卞任持通州琅山入城中開元寺說法有僧問旣稱長何故年少師沉吟曰千年朱頂鶴一日鳳凰雛僧曰見答何遲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澗水流遲或問琅山長老因何來開元寺說法師曰家家觀世音或問木魚何

義曰魚晝夜不合目欲修行者日夜忘寐思道也

老僧今日又遷居

楚郎中同子弟遊茅山遠望林壑旣至一小庵僧年八九十矣曰諸子何故至此此去三里寺有寺可宿諸子乃去逼暮至寺因言其故事僧驚曰我輩知之此僧隱北山三十年未嘗得見願同作禮凌晨至庵已無人留詩題曰數株松檜食不盡一沼芰荷衣有餘剛被

旁人相問訊老僧今日又遷居

紅梅

蜀州有紅梅數本郡侯建閣扇鑰遊人莫得
見一日有兩婦人高髻大袖凭欄語笑郡侯
啓鑰間不見人惟東壁有詩曰南枝向暖北
枝寒一種春風有二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
家留取倚闌干

王魁傳

王魁下第失意入山東萊州友人招遊北

深巷小宅有婦人絕艷酌酒曰某名桂英酒
乃天之美祿足下得桂英而飲天祿前春登
第之兆乃取擁頂羅請詩生題曰謝氏筵中
聞雅唱何人憂玉在簾幃一聲透過秋空碧
幾片行雲不敢飛桂曰君但爲學四時所須
我辦之由是魁朝暮去來踰年有詔求賢桂
爲辦西遊之用將至州北望海神廟盟曰吾
與桂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魁至京
闈寄書曰琢月磨雲輸我輩都花占柳是男

兒前春我若功成去好養鴛鴦作一池後唱
第爲天下第一魁私念科名若此以一媚玷
辱况家有嚴君不容也不復與書桂寄書曰
夫貴婦榮千古事與君才貌各相宜又曰上
都梳洗逐時宜料得良人見卽思早晚歸來
幽閣內須教張敞畫新眉又曰陌上笙歌錦
綉鄉仙郎得意正疎狂不知憔悴幽閨者日
覺春衣帶系長魁父約崔氏爲親授徐州僉
判桂喜曰徐去此不遠當使人迎我矣遣僕

持書魁方坐廳決事大怒叱書不受桂曰魁
負我如此當以死報之揮刃自刎魁在南郡
試院有人自燭下出乃桂也魁曰汝固無恙
乎桂曰君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至此魁
曰我之罪也爲汝飯僧誦佛書多焚錢紙捨
我可乎桂曰得君之命卽止不知其他也魁
欲自刺母曰汝何悖亂如此魁曰日與冤會
逼迫以死母召道士高守素屢醮守素夜至
官府魁與桂髮相繫而立有人戒曰汝知則

類言 卷之二十四
勿復拔數日魁竟死

玉溪夢

金俞遊關中過大回山望西峯石壁日射如
血父老云秦坑儒於此俞題詩曰儒血未乾
秦鹿走焚書烟斷漢兵呼歸仁業虐蒼生意
黔首從來本不愚夜夢二吏追至一處若王
者居曰此秦皇玉溪宮也俄見秦皇曰與汝
時異而代變何今是而古非謗古者律文所
禁誦上者罪不容誅命左右斬之俞曰向使

陛下納直士之正言拒佞人之邪說天下從
何而叛也尚以昔時不道之氣加今日無過
之人秦皇怒少霽令爲文謝過乃命東偏賜
食又令著秦所以失漢所以得秦皇覽奏涕
下曰卿言正中吾過恨不與卿同時俞曰使
臣生於陛下時亦不能用當時豈無正人哉
秦皇曰吾幽處此宮不知歲月多少因卿言
自咎不已卿可還矣命吏送還

江南李氏宮中詩

歐永叔曰詩源乎心者也富貴愁怨係乎所處江南李氏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丈五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羅佳人舞徹金釵溜酒惡時拈花盡嗅別殿時聞簫鼓奏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之句異矣

弱冠有幾

王文正公曰卑幼接對尊長或侍先生父執有問當以實對近有世家子弟吾問其年幾

何曰弱冠 有幾問乘馬曰千乘驢曰有 衛

子又問曾謁某官乎曰扎得一刺見擬祗候

論琴

舜作五絃琴歌南風思長養之德也後增之文武二絃師曠一曲未終則大風雨隨三年國大旱甚哉正聲之作薄德者不可聽也其曲不過廣陵散風入松別鶴怨十餘弄耳今好琴者雜以新聲悲夫

李積化爲虎

唐儼爲御史奉使嶺表路出荆南驛吏曰溪
曲有虎可由山後路行儼曰吾銜王命避虎
何也鞭馭而去有虎躍出返入大草中言幾
傷吾故人儼識其聲是其友李積也問曰君
何由至此虎曰昨病發狂走山谷間化爲虎
自是冕而趨者翼而翔者毳而持者搏而啖
之向有一婦人銀握臂吾銜至水去斯百步
君過而取之遺吾家吁食其人而取其物以
遺妻子非人所爲今日吾倒行逆施耳儼曰
去

人魚

張守信泊舡新開湖有漁者舉網得魚近百
斤自腰而下魚也腰上乃美婦人守信酌酒
飲之面益紅美或取湯一杓飲之急噴去似
傷乎熱也舟人曰殺之不祥復還之深水其

魚合掌言曰劫火未壞人首魚身者昔爲東
魯大史今作泊水小君投我以酒固以爲感
沃我以湯斯亦不仁

進士呂口

楊愿監都下倉有通謁云江州進士呂口旣
見投短啓曰幽室微光寒泉涸滴楊宜之庖
屢空孔緒之車何適愿曰孔緒之車何故事
也其人曰楊三楊三汝楊返之孫楊中之子
也孔緒之事何必問也愿怒欲擊之其人溘

然仆地惟露幘頭巾子愿遽鋤之化爲大鼠
走入倉下

獨眠孤館

唐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綱詣內庫抵皇華
驛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
日捨君我寧不悔俟君回轅別圖後會擲字
云川中狗百姓眼媽撲兒御厨飯泊還不敢
宿皇華驛寓旅邸前婦人來曰今日之事可
諧否十二字能辨否慶成不對因命青衣進

酒終不舉盞乃作詩云妖魂芳魄自古靈多情心膽似乎生知君不是風流物却上幽原怨月明青衣曰小娘子嘗養鸚鵡十餘年竟不言乃其驗乎婦人嘆曰是矣乃作啞鸚鵡詩云雕籠馴養許多時終歲曾無一句詞深恨化工情大誤因何偏與好毛衣擲紙于地燈火俱滅丁晉公嘗見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也獨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字媽撲兒瓜子也孤字御厨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

字

戴嵩牛

唐戴嵩善畫水牛因筆墜則爲鳥牛畫飲水之牛則水中見影畫牧童牽牛則牛瞳中有牧童

胡大婆

牛世基就學東林山寺夜有叩門者云胡三婆祇候旣坐曰吾東海龍王之姑龍王功德高上天許作碑故來奉託世基未許乃曰某

言輕令二家婦奉告俄有胡二婆祇候曰何
故不爲下筆當令大家婦奉告伊甚有性氣
旋有冷風觸面大婆目若電光正色云適令
二妹託作碑已磨白螭石仍請紫陽大人題
額足下若入此緣萬劫不朽世基急取紙書
云洪因聖果雖已有成有僕勾龍信乃持杖
云空山夜半是何神鬼輒敢撓人於大婆脛
後擊之大婆戟手曰此事當令孫驃騎折又
聞人語曰地下幸有韓文公李白輩隨分道

得文字那個冤家教託此人唆使下打損大
婆這公事了不得忽有甲馬泊殿東召世基
曰某卽孫驃騎也勾龍信自有處置秀才亦
須薄譴一吏刺世基面云配北山放羊驃騎
領兵出寺視勾龍信已斃於竈下世基以妖
恠文其面欲自盡老僧曰何不飛章上告世
基纔執筆面上字已失其僕則竟不生矣

詩讖

廖融處士作句曰雲穿搗藥屋雪壓釣魚舡

融自解曰屋破雲穿其中無人也舡為雪壓
無用也未幾果卒

佛家鄉

余安道遊山寺詩云暫離人世界且到佛家
鄉議者以為不吉果卒

滄浪亭詩

蘓子美滄浪亭詩云自嗟不及游魚樂虛作
人間半世人又山蟬帶嚮穿松戶野蔓蟠青
入破窓破窓蔓蟠其中似無人居竟世所惜楊

軒燈詩解照日月不照處獨明天地未明時
然日月不照處有照何用也天地未明時能
明何用也軒竟卒於布衣

頭顱可知

陶弘景與從兄書曰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
書郎即投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
顱可知不如早去

類說卷之三十四終

詩言

卷之三十四

四十五



